

忠良古街

崔耀奇



忠良街不仅有商埠的繁华,更有红色的记忆。解放海南岛前夕,解放军一部进驻忠良街,在水东港湾进行海上军事集训。部队军纪严明,不扰百姓,还帮街坊挑水、打扫卫生。忠良街的“统利铺”等三大杉栏,无偿捐献杉木用于制作渡海战船。临别之际,油地码头万人欢送,电白县县长杨瑞芬率各界慰劳,向部队赠送锦旗,一面写着“把红旗插到海南”,另一面写着“乘风破浪、解放海南”。那场景,至今凝固在党史园的雕塑和墙绘里。

二十世纪后期,随着商业重心转

移和陆路交通兴起,忠良街渐渐沉寂了。但水东人没有忘记这条老街。2015年,电白区将沉香文化与忠良街商埠文化融合,打造出沉香特色步行街。2017年,忠良街获评国家AAA级景区。今年春节前夕,“水东记忆”街区改造项目正式开街,骑楼墙面刷上了温润的米白色,老街焕然一新。那些充满怀旧气息的老店招——“人民电影院”“油地书院”“业记杉栏”——重新挂了起来。走在街上,仿佛时光倒流,昔日繁华又在眼前徐徐展开。

如今的忠良街,有沉香文化博物



馆里百年活体沉香树的幽香,有党史园里红色雕塑的庄重,有背街小巷复古壁画的鲜活,有旗袍店里来来往往的顾客,有老居民倚门闲聊的闲适。它不再只是老水东人记忆里的一条街,更成了年轻人和外地游客寻访历史的目的地。

忠良古街,它是水东的根,是这座滨海小城出发的地方。老街不老,它始终与这座城、与这里的人血脉相连。只要你走进忠良街,放慢脚步细细地走上一趟,那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故事,便会自己找上门来。

人生何处不相逢

刘付德金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生总有那么一些巧遇和相逢,在不经意间给人惊奇意外,留下难忘的记忆。今记录我亲身经历的几则故事。

参观点上偶遇名人

在我过往的人生岁月中,曾有两两次很值得记述的巧遇名人经历。2010年11月底,我与统战系统一班人员在山西省进行一个学习考察活动,当时已是深冬,那几天当地气温极低,天寒地冻。11月26日早餐后出发,当我们一行到达昔阳县大寨村时,已是上午11时多,我们马不停蹄直驰上虎头山,参观周恩来总理纪念亭、军民池、陈永贵墓及纪念馆、郭沫若纪念碑等,边走边惊叹当年陈永贵、郭风莲率领大寨村自力更生,战天斗地、艰苦创业,重新改变家乡山河面貌的奇迹。不知不觉,已过晌午,我们陆续上车,准备赶下山用午餐,此时,当地的司机老陈告知说,郭风莲正在前面陪同有关人员参观。顺着前方望去,果然见到前面一群人,中间一位穿着大衣的干练大姐正指着做介绍。我们一行马上下车,蜂拥上去,作过自我介绍,表明身份后,恳请同她合影留念,她愉快同意,同时,我们还争先恐后在店里购买《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一本给她签名,也许是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了,她——接过我们递上来的书,龙飞凤舞般签下她的大名和日期,还叮嘱我们好好参观,认真看看,我们都非常激动、兴奋。旁边一个旅行团人员见状,也涌上来纷纷请求同她合影和买书给她签名,顷刻间,店里所存的那本书销了个精光。偶遇名人成为那次学习考察行程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仅过了差不多一年,2011年10月,我又偶遇了一次名人。当时是国庆黄金周,我同家人在重庆、四川一带旅行,10月3日这天,我们到达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邓小平同志故居参观。当到达邓小平同志铜像前时,刚好有几位解放军同志在一个部队的讲解员引导下到来,讲解员示意周边游客暂时停留,我们就驻足在周边围观,由讲解员主持,几位解放军同志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拜谒仪式,向邓小平同志铜像敬献花篮,三鞠躬。仪式结束后,几位军人继续前行。我们围拢上来参观,从敬献花篮的落款上得知,原来刚才敬献花篮的是秦基伟将军的儿女。

京城培训班里惊现熟面孔

在我过往的工作中,有幸多次被组织派往北京参加相关的业务培训班学习,其间也有2次意想不到的同老熟人在一起参加学习。2014年7月,我参加省、市机关工委书记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间为期一周。当时,我刚从工作了20多年的统一战线工作岗位转到机关工委书记的工作岗位上,到新单位报到上任才仅仅两星期,千头万绪,正在逐步熟悉情况、进入角色中,许多熟人,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同学还未知我已调到新单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飞到京城参加了这个培训班的学习。报到入住宿舍后,第一时间是阅看培训班资料,在参加名单上,我惊喜看到了我一个大学同班同学的名字。在校时我同这位吴姓同学关系本就较好,毕业后也常有联系、互通信息,他毕业分配后一直在他家乡所在市直机关工委工作,几年前升任了副书记,我因为是为刚调任现岗位,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所以他还未知道我现在已和他是同一系统的工作单位。他跟着大队人马一起乘同一趟航班而来,报到后忙于同老熟人聊天,还未看培训资料,他做梦不会想到我已调到现单位。我呢,虽然知道他是在同一系统工作,却因为他是其单位副职,想不到他也被派来学习。我看到他名字后,惊喜交加,赶忙走到他房间里去找他,他看到我一瞬间也愕然了,我们相互说明情况,原来他单位正职有其他任务,走不开,所以就派他来。我们都为这次能在几千里之遥的京城一同学习感到高兴。这次学习,我确实收获很多,比较系统学习机关党务工作业务,同省直机关工委部、室联系对接了业务,而每天傍晚,我也同我的老同学一起散步,向他请教,他也无私地传授许多好方法、好经验,使我受益匪浅。只可惜,这次培训班回去不久,吴姓同学也轮岗到了另一个单位,得知消息后,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到市直机关工委工作,你却离开了。

同样是在京城参加培训学习,时间已是2018年4月,我在该次学习中,与原省委统战部部的一个老领导同班。我在市委统战部工作时,这位杨姓领导是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我分管的业务跟他多有相同,他是我的直接上级领导,工作多有接触,得到他的多方指导。后来,他因工作突出,被选调到中央一个部委工作,进京为官了。按一般进程,我们此生之间,再不会有交集,却偏偏是世事难料,却在培训班里遇上。原来他上调北京工作后,家属一直在广州,夫妻两地分居,生活不易,前几年,他又申请调回了广州,在省直一个部门工作。因为这次培训班,我们碰了面,还介绍了彼此分别后的一些情况。

不约而同出差同一城市撞怀老同学

差不多是20年前了,2007年6月,我出差梅州,电话邀约在梅州市工作的几位大学同学晚上饮茶相聚。联系间,梅州的同学告诉我,在汕头工作的一位刘姓同学下午也刚联系我,说下午要来梅州。这真的是不约而同到来,晚上,我们聚在一起饮茶聊天,其乐融融,高兴之至。无独有偶,更奇妙的一次,也是出差撞怀老同学。时已是2023年8月,我出差河源市,住入酒店后,当时也是想约同学晚上见面聊天。不久,另一个在云浮工作的谭姓同学却在微信中给我发来我入住酒店的另一个房间门牌号卡,我打电话给他询问,原来他也是出差河源,正巧同住一间酒店,这真是择日不如撞日,巧合到无法想象。真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大学同学群里发出微信,大家都啧啧称奇。

万里之遥海外巧遇旧同事

巧遇的事可能在国内会较容易发生,在异国他乡,我也经历一次。2009年12月,我作为市政府公务团成员,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参加澳洲茂名同乡会成立活动,在会场,我遇见一位原在统一战线系统单位工作的朱姓大姐。她是侨属,退休后,许多年前出国定居,陪伴子女。我过去也只是听说她移居了海外,究竟海外那里,不太清楚,想不多在万里之遥的国度碰面,我们简单互通了一些近况,我还特别向她介绍了茂名近年的建设成就,希望她多回家乡看看。那次别后,又过去了10多年,一算,她也近80高龄了,这位朱大姐,可别来无恙,在异国他乡还好吗?

百年修得同船渡,人与人的相逢,或许就象人与人的相识,也就是上苍的机缘巧合,同学、战友、同事、熟人,亲朋好友,这种碰面,偶遇,可能更让人温馨愉悦,乐不可支、心花怒放,甚至欢欣鼓舞、欣喜若狂、喜极而泣,从而使人留下一些特殊印记。

难忘初中旧时光

张小明

我就读初中那时候,初中学制只有两年,学校大力推行开门办学。《农业基础知识》和语文、数学一样,是一门正规的必学必考科目。课本详细介绍二十四节气、农作物种植、土壤养护、施肥管理等知识。课堂上老师细致讲解理论,每到劳动课,我们全班同学就到学校的试验田开展实践操作。我们都是在校学生,下田劳作只是课程实习任务,并不是专业务农。

当地各生产队十分支持学校的教学工作,专门划出多块水田和坡地,作为我们的学农实训基地。犁田、耙田等繁重农活,都由生产队社员帮着我们提前完成,田地平整规范后,交由我们学生负责日常种植与管护。学校实行一边上文化课、一边上实践课的学习模式,田间种植、管护时序,全部依照课本教学内容有序开展。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化肥供应紧张、十分稀缺,课本重点传授农家肥制作与使用方法。课余时间,我们分工协作、动手积肥:平时收集人畜粪尿,放入粪池充分发酵,制成液态水肥;农闲时就带着锄头、竹筐,到田埂、路边铲取草皮泥,堆积密封焖烧,制作成火土肥,作为农作物底肥,真正把书本里的农业理论,落实到田间地头。

田间水稻管护,有着老农代代相传的实用经验,老师专门在课堂重点讲解,这句口诀我至今记忆犹新:追肥前浅水露泥,结穗期少水保润。施肥前放浅田水、露出泥面,便于稻根吸收养分;稻谷灌浆成熟阶段,无需深水浸泡,保持田间湿润即可,能让谷粒饱满充实。我们的水田主要分区种植早稻和晚稻两造水稻。

每年雨水节气过后,我们依照课本流程培育早稻。先精选饱满稻种,清水浸泡催芽,再整理秧田、均匀播种育苗。清明时节气温适宜,大家拉线定距、规范插秧。秧苗返青成活后,分次淋施自制水肥,人工耙田除草,根据天气和禾苗长势灵活调控水位;尤其记住灌浆期要少水保湿,护穗壮粒。

小暑、大暑时节早稻成熟,天气炎热,我们分组收割、捆扎、挑运,把稻谷全部运回学校球场,用竹制不打手工脱粒、翻晒干燥,收成统一依规上交。在育苗、管护到收割晒谷,整套流程都是课堂对应的实践训练。

大暑正值“双抢”农忙季,早稻收割结束,我们立刻整地抢插晚稻,依旧按照课本的施肥、防虫、管水方法精细管护。待到寒露时节,气温凉爽,晚稻穗齐粒满,顺利收割归仓。

晚稻全部收割完毕,秋冬学农实训继续推进。我们因地制宜分区耕种:地势偏高、通风干爽的地用来栽种番薯;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水田,用来播种冬小麦。

我们先把坡地深耕起垄,拌入充足火土肥,选取健壮薯藤,剪成短段扦插定植。入冬后定期除草松土,管护薯苗安全越冬,等到次年春分时节采挖收成。低洼水田则及时排干积水、翻耕松土、施足底肥,均匀播撒麦种,生长期坚持疏通沟渠、排除积水,防止烂根死苗,开春便可顺利收割小麦。通过干湿地块分区种植、稻麦薯轮作实践,我们真正弄懂了因地制宜、养地护田的农业道理。

课堂对应的实践训练。

大暑正值“双抢”农忙季,早稻收割结束,我们立刻整地抢插晚稻,依旧按照课本的施肥、防虫、管水方法精细管护。待到寒露时节,气温凉爽,晚稻穗齐粒满,顺利收割归仓。

晚稻全部收割完毕,秋冬学农实训继续推进。我们因地制宜分区耕种:地势偏高、通风干爽的地用来栽种番薯;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水田,用来播种冬小麦。

我们先把坡地深耕起垄,拌入充足火土肥,选取健壮薯藤,剪成短段扦插定植。入冬后定期除草松土,管护薯苗安全越冬,等到次年春分时节采挖收成。低洼水田则及时排干积水、翻耕松土、施足底肥,均匀播撒麦种,生长期坚持疏通沟渠、排除积水,防止烂根死苗,开春便可顺利收割小麦。通过干湿地块分区种植、稻麦薯轮作实践,我们真正弄懂了因地制宜、养地护田的农业道理。

两年的初中学习时光,所有田间劳作都属于农基课程的实操内容。作为在校学生,我们跟随四季农时,完整经历庄稼播种、生长、管护、成熟、收获的全过程,熟练掌握积肥、育苗、除草、管水、轮作等实用农技。亲身流汗实践,让我们真切体会粮食来之不易,彻底改掉死读书、脱离实际的短板,慢慢养成踏实认真、吃苦耐劳的良好品性。

回望数十年时代变迁,我感触颇深。六七十年代我国农业生产较为落后,杂交水稻尚未大面积推广,没有高产良种,没有农业机械,农耕生产基本依靠人力劳作。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初中开设农基课程、开展田间实践,贴合国情、贴合乡村实际,是务实科学的教学安排。

如今,高产杂交水稻全面普及,农业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极大解放了劳动力。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为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增设英语课程,初中取消农基课程,是教育与时俱进的合理调整。教学内容紧跟时代更新,让学生开阔视野、学以致用,才能紧跟发展潮流,成长成才。

岁月匆匆数十载,昔日田间实践虽为课业,却收获真知,其中道理伴我一生,受用不尽。

我的语文我的师(上)

一平

2023年12月4日傍晚,我走出广西贵港火车站。

暮色苍茫,华灯初上,宽阔的街道和矗立的高楼,不复当年小县城的模样。此行,我是应贵港市委宣传部邀请,参加两广媒体团采访该市的农业成就。心底里我还想圆一个延续了四十年的梦,找到当年教我语文课的李老师。是她促成我从一位理科生转变成文科生,并乐此不疲地做了一辈子文字工作。

我的语文老师很多,只有她让我念念不忘。

令人失望的语文课

1976年秋,我从五年级升上初一,入读海南农垦的一所农场中学。那真是多个多事之秋。开学没几天,就遇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过了一个月又打倒“四人帮”,所以开学头两个月就是不断地开会,纪念这纪念那,没正经上过几天课,老师也换得特别快。

刚开始教语文的是蔡老师,他海南口音很重,至今我还记得他教的一首毛泽东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印象深刻是因为经他用海南普通话读出来感觉非常特别。没过几天,语文老师换成王老师,上课也不按课本讲了,只是读《毛泽东选集》里的名篇,如《糟得很还是好得很》之类。再后来,又换成了郑老师,一位广州知青,他普通话很标准,至今我还记得他读《小英雄雨来》那一课的情形。课文开头有一段描写芦花村的很美的文字,被他读

得绘声绘色,十分迷人。可惜的是,他没教多久又离开了,大概是回城了。

七十年代后期的农场中学,因为知青返城的缘故,教师流失得厉害,学校眼看就要垮掉了。农场教育科领导急了,从各处物色了一批新老师,甚至包括本校高中毕业的。这样到我初三时,语文老师终于固定下来,他就是徐老师。徐老师是中专毕业,算是科班出身,而且他原来是农场的采购员,经常出差外地,见多识广,能说道道,学校特意安排他教我所在的重点班。

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徐老师挺有趣的,因为他说话既大胆又诙谐,不像其他老师说起话来不痛不痒,白开水一样令人昏昏欲睡。第一节课他作自我介绍时,就说他名字里的“彪”是林彪的“彪”。那时候把自己跟林彪扯上关系真是离经叛道,但我们听了都感到兴奋,一个个惊讶得瞪大了眼睛。然而没过多久,我就对他有点失望了,因为他读课文经常会读错字。此外,他最折腾人的就是要我们每天写日记,而且时不时还要检查一下,弄得我们经常要为记什么而发愁。

最让徐老师头疼的是,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点评一位同学的作文时,公开嘲笑这位同学瞎扯:“你作文里写的明明是下午,下午怎么会有月亮呢?”这位同学课后向大家抱怨老师简单粗暴,不了解实际情况就瞎批评,因为有时候我们不仅下午能看到月亮,上午也能看见。我对这位同学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也因为偏科数理化,对语文课渐渐失去了

兴趣,以至于有一次语文考试竟然不及格。在初三升高中的考试中,我的成绩是全年级第一,也全靠数理化考得好,语文成绩只是刚刚及格而已。

上了高一,教我语文课的仍然是徐老师,这令我非常失望。好在我的成绩靠数理化支撑,而不是靠语文。

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1980年暑假,我准备升高二了。那个假期,我偶然从一位同学那里借到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宋词》。一翻开书,我就被那流传千年的文学瑰宝迷住了。这是我第一次读宋词。之前也读过唐诗,可是没啥感觉,主要是因为所读的唐诗都是忧国忧民之作,与个人没啥关系,虽然老师们常常叨念“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那时正是少年,心中自然会有少年维特的烦恼,有各种化不开的愁绪。“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就这十几个字,已经把人间的离愁别绪表达的那么细致入微、婉约清丽,而又情景交融、声调和谐,真如神作一般。从此我因宋词而爱上中国文学,那么语文课也就不那么讨厌了。

恰巧那年九月我转到广西贵县达开高中插班,教语文的李老师一亮相就让我大开了眼界。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她当时年约四十,一口普通话字正腔圆,读起课文来声情并茂。至今我还记得她读《天山景物记》这篇课文时的饱满情绪和细腻传神,以及读毛主席诗词《念奴娇·昆仑》时的满怀豪

(未完待续)